

# 泪光 闪 闪

一头天然卷发,穿着镶荷叶边的泡泡袖白衬衫,劳动布背带工装裤,一双丁字形黑色小皮鞋,白色蕾丝边棉袜,皮肤雪白,眼睛微凹,小巧而笔挺的鼻子,啧啧啧,洋气得嘞……她叫林影,小学三年级转入我班,原先在上海读书,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,标准的上海小姐,让宁波小城人开了一次眼界。

彼时正在上映越剧电影《红楼梦》,因为倾慕大观园里千金小姐长裙曳地、环佩叮当、水袖飘逸的模样,我和林影把长纱巾系在腰的做长裙,捏着手帕,迈着碎步,那海云高堆的各式发髻,笔笔细腻,丝丝人扣,我惊讶她怎么能画明,那乌云地的?见我也热衷绘画,我惊讶她怎么能画得,就增了一本花卉白描书,这是我和一次收到一份像模像样的礼物,敢出自,我以更高涨的惊喜!从此,我以更高涨的的惊喜!从此,我以更高涨的惊喜!从此,我以更高涨的人绘画中,把那本白描书从头直尾临摹了一遍,天天画到晚上十点才睡觉。

林影是独生女,在我们那个年代极为罕见。当她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时,容貌颇像《泰坦尼克号》中的露丝,如一朵散发着浓香的玫瑰。花儿太美艳,蜜蜂蝴蝶围着多。她与一个男孩相恋后,遭到父母强烈反对,外表温顺的她实则很叛逆,越反对就越对抗。慈父严母横竖管不住她了,后来的她是否明白?她,输了,那人很低,低到尘埃里去了。

岁月似水,友谊是茶叶,没有新的茶叶放进去,终于没了茶味。 也许她不乏奉承与关爱,并不在乎 我这个普通朋友吧?听到她生病离 世的消息是在多年后的一次同学聚 会中,我十分吃惊。之后一直在回 避,但挡不住她在我的脑海中越来 越清晰明丽。每当想起那一句调侃 我是"木笃笃噶人呐"时,痛,终于被一点一点地释放出来。打开抽屉,翻开一本包着彩色年历纸的软面抄,画着横格线的纸已起点点点野,彩霞映着蔚蓝的天,天尽头,百岁高,不尽人,一只白鹤翩然而至,鹤青一柱凤凰金钗,凤凰嘴里含着一串珍珠,那珍珠一颤一颤,一个说的女主总是以她为原型。只是,我从未与她说过。而那本白描字的页面却依然很新。

每天下午三点,有一只容貌秀 气、身材苗条的小狗,极斯文地站 在楼下的大门前,用企盼的眼神向 里探望。邻居说,它是来找八楼那 只狗玩的。有一天,"八楼汪"被 主人带到外头去享受农家乐,"斯 文汪"就一直等着。它的身影写能满满的孤独,门每打开一次,它的 眼睛一亮,尾巴乱摇;见出来的是 人,它的眸子又暗了下去,面到天 黑,主人唤它回去,它才依依当兴中 地离开,失落的模样就像以前兴古 加到林影家去、却被告知不在的 那一刻的我。

普通人不一定拥有可歌可泣的 事迹,但都有让别人记取的温暖, 所有人的人生,是一本现实主义小 说,我喜欢这种平静而真挚的怀 念。

早年,填写各种履历表时,要填一个证明人,我写的始终是林影。那么喜欢跟她在一起,跟她在一起没有压力只有快乐。我不再困惑"为什么总是我先想着你?"其实,她又何曾辜负过我?

耳畔响起夏川里美唱的《泪光闪闪》,明快的节奏中隐藏着无尽思念。此刻的我亦泪光闪闪,泪珠里泛着欢乐的光彩,记忆停留在第一次见到林影的情景:卷发、镶着荷叶边的泡泡袖白衬衫、背带工装裤、丁字形黑色小皮鞋、白色蕾丝边棉袜,白瓷般的脸蛋,天真的笑容,如一个美丽的洋娃娃,仿佛,她从来未曾长大……

常福,本地人,矮小清瘦,约 莫七十,是个小老头。据说,他年 轻时候生过一场大病,中年时不幸 离异,一个人日子过得清苦。很多 年前,他就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脚 踏三轮车,在农贸市场和我居住的 小区周边进进出出,收废路。

常福的脚踏三轮车常常停在小 区东面的巷子里,电线杆下,紧贴着墙壁。他肩上驮着一杆大秤,秤 杆挂在胸前,秤砣吊在背后,到处 逛,见什么废品就收什么。闲时, 他会把硬纸板铺在车斗里,蜷着身 子,一手枕着头,打盹,样子很像 一只煮熟的虾。

我们小区的人都认识他,不管大人小孩都叫他常福。要是连续几天没看见他,许多人就会互相打听,常福呢?常福也认得我们,但不知是他生来木讷还是生活变故,他很少与人交流,即便后来认识时间长了,见面也是"嘿嘿"一笑,顶多再加一句"上班啦!""下班啦!"

黄昏,我下班回家的时候,常能看见常福在整理废品。一些纸箱横七竖八地堆着,大大小小的矿泉水瓶饮料罐躺了一地。常福正躬着腰把纸箱拆开压扁,一个一个整整齐齐地叠起来,用绳子扎紧,放进三轮车里。收获好的时候,车上的硬纸板叠得高高的,车子一动,一捆捆硬纸板摇摇晃晃,就像要掉下来似的。

## 常福

金 青

早年有一次,我领着孩子在巷子里玩,四周无人,只有常福在不远处整理纸箱。只见他拿着一个蓝色的洒水壶朝硬纸板上洒水,然后又拿干的硬纸板覆盖在上面。我一开始觉得纳闷,然后就明白了。看起来这么老实的常福,居然也有这种小伎俩。常福专注地整理着,也没注意到我,等发现我时,尴尬地笑了起来,又赶忙逗孩子来掩饰。他嘻嘻笑着,按起喇叭招呼,来啊,来坐三轮车。小儿无忌,噔噔跑过去,往他车上扑。

不久后的一个星期天,我和婆婆整理房间,整理出许多旧书报和废纸,婆婆说出去找一个人来卖掉,很快就把常福领进家来。常福一进门就帮我们打捆扎绳装袋,很卖力。我想起硬纸板上洒水的事,便在常福称重时留了个心眼。袋子大,常福人矮,他踮起脚尖,吃力地提起秤杆,才使得袋子离地。他把秤砣压得很低,分量秤得很足。看着常福因用力而青筋暴露的脖

颈,我为自己的小心眼生出一丝愧疚来。

我婆婆打趣他,听说你往硬纸板上洒水啊,脑筋蛮好用嘛!常福听了,露出害羞神色。我婆婆端来小凳子,递上一杯开水,常福坐在小凳上诉起苦和检讨起来。他说,农贸市场里硬纸板多,一些外地人都在收,他们结成伙,收购时"瞒秤",卖前"洒水"增重,价格竞争也激烈,我没法子啊,现在我想想,做人做生意都不能这么贪小。听了这席话,婆婆倒是同情起常福的不易来。

一来二去,常福成了我们家的常客。那时孩子年幼,尤其喜欢坐他的三轮车,每天眼睛一睁开就嚷着要出去找常福阿公。有时,常福和孩子这一老一小会坐在车斗里,屁股下垫块硬纸板,纸板上倒一捧瓜子,你一颗我一颗嗑起来。小小年纪居然也学会了嗑瓜子,经常满嘴的瓜子壳,还不舍得吐出来。遇上孩子不肯睡午觉,常福就蹬着三

轮车带他出去兜圈。三轮车车斗里 坐着奶奶,奶奶抱着小孩,往往没 骑出多远小孩子就迷迷糊糊睡着 了。常福再调转车头,把祖孙俩送 回家。

一开始我们家的废品是卖给常福的,后来就直接送了。常福这人很识相,看我婆婆不收钱,就经常往我们家门缝里塞东西,有时是一颗大白菜,有时是几斤土豆,也有可能是酱油米醋。有一回,居然是六瓶玻璃瓶装的啤酒,门一推,酒、搬当咣当滚开去,我婆婆纳闷了好一会儿,后来才晓得是常福拿来的。常福最喜欢吃红烧肉,每次家里做,婆婆就盛一小碗给他。常福也不推辞,开开心心地收下,连声说,谢谢谢谢,今天有口福了。

认识常福二十来年了,这么多年,我再也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常福往硬纸板上洒水,他买卖公道,为人实在又勤快,谁家要用三轮车运送个东西什么的,喊他一声,他总是热心相助。我们小区里大部分住户好像已经少不了常福这人似的,平时大家都等着把废品卖给他。

农贸市场几年前搬迁了,常福为了谋生,也跟着到那边收废品去了,我们这一带很难再见到他,但我们家已经习惯把旧书报废纸攒起来,然后托人带口信给常福叫他拿走。最近我都没碰到他,听我婆婆说,常福换了一辆电动三轮车,开起来飞快。



桃花流水鳜鱼肥

李羡唐 绘

### 父亲·饼干

王 静

那年腊月, 你感冒了。在卫生 院挂了两天盐水,还是气喘,我们 陪你去市二院看急诊。 傍晚,急诊 室里人头攒动。验血、CT、心电 图 ……一系列检查, 你坐在输液室 里挂盐水。我问你,要不要买点吃 的? 你摇摇头说不饿。小蔡从电脑 包里摸出几块饼干,那是三个多月 前,一朋友儿子结婚时送的。你微 笑着说:"好,一人一包。"我撕开一 包,递给你;又撕开一包给你……撕 开第三包时,你非要我吃,我咬了半 块,将剩余的塞进你嘴巴。你说:"多 像当年我喂你吃小笼包子啊。"我明 白,你说的是骑着自行车带我去开 明街面食店吃包子的事情。

儿时的记忆已经模糊,我倒是记得你每次从上海出差回来,总会带两袋饼干,有时是万年青饼干,有时是苏打饼干。你总说:"阿君送的。阿君说,一袋给阿姑,一袋给孩子们吃。"你说的阿君是我的姑妈,阿姑是我的外婆。你剪开纸袋,分给我们姐妹两三块饼干。常常是舌尖还留着饼干的余香,我们姐妹仨屁颠屁颠从筱墙弄出门,去陈家桥巷的外婆家送饼干。

因为工作的缘故,你经常去上海出差,我们就这么隔三岔五享受着你从上海带来的美味。直到有次我去上海置办嫁妆,与你一起买苏打饼干,才知道儿时的饼干并非姑妈所送,而是你自己买的。明明自己买的,干吗要以姑妈的名义?我好生奇怪,你笑而不答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饼干 无疑是奢侈品。更何况,你一直是 那么节俭,节俭得近乎吝啬。

搬新家不久,崭新的门铃突然 "坏"了。打开铃盒,发现里面电 池不见啦。原来你认为装门铃纯属 浪费,"敲门就好啦",于是悄悄取 出了电池。还有你的手机,不是机 主不在服务区,就是忙音无人接 听,究其原因是手机经常没电。而你总以"忘了充电"来掩饰。曾经我是多么理解不了你的抠门,也没少责怪你。你总是乐呵呵的,很少打骂我们,唯一例外是碰翻了你的酒杯。在买酒凭票的年代,一张酒票舀一斤老酒,你能喝上三天。有次,我不慎碰翻你的酒杯,你赶紧低头吮吸桌上的老酒,还拿起筷子敲了一下我的头,骂道:"介毛手起"。

记忆中,你还发过一次火,那 是阿娘(即宁波话奶奶)扔掉了一 罐盐水蚕豆。那时候罐头食品属于 稀罕东西,当阿娘想吃那听盐水蚕 豆时,发现铁罐已经凸起,于是扔 掉了过期产品。你舍不得扔,为此 还发了火。我曾以《吝啬犹如葛朗 台》为题,写你买新茶喝陈茶的轶 事,表达对你的不理解。后来,听 姑妈说起两件事,颠覆了我对你的 认识。

前一件事发生在1956年春节,上海的姑妈要结婚,阿娘因为没有盘缠,正为无法参加女儿的婚礼而发愁。按婚俗,你作为阿舅也要置办一套行头。当时因为阿爷生病早逝,家境窘迫,你只得卖掉心爱的自行车,作为全家上海之行的花销。你自己则向朋友借了一件呢绒大衣。另一件事是,你在姑妈处偷偷寄存了48元"小货铜钿",说这笔钱给没有劳保的阿娘备用。多年之后姑妈透露了这件往事,我感动于你的一片孝心。

在送给亲朋的礼物中,我最喜欢送饼干,也不管对方喜不喜欢。想必这一定受了你的影响吧。可我怎么也想不到,医院输液室的三块饼干竟是你我最后的共享。屈指算来,你离开我们已有三年多,可我觉得你仅仅是出差而已,哪天回来,又会给我们带来苏打饼干抑或万年青饼干。

是秋天 唯有季节一如既往 这个秋天我去山里

夏天过后

姐在山里 安静是她的全部 几个朋友轻声地商议 献一束山野的鲜花吧

走过许多的沟壑 山坡 这个秋天的山谷 只有蒙尘的绿叶 空气干燥得让人烦躁

只有木槿花还在开放

2016年9月,姐的年轻朋友好好,专程从江西来祭奠姐,与石头大姐、周伟平老师一起去了姐的长眠之地。这是姐走后两个月首次有挚友去看望她,此情此景令我唏嘘。

#### 木槿花 (外一首)

在僻静的角落 这朝开暮谢的花 无声地坚持她浅红的颜色

轻轻地放下 姐:

花很美 带着生命的气息 这是我们的全部

第三个清明

已是第三个清明了

这时间让我虚脱 姐,什么都别说 听一曲你常唱的《梅娘》 哀婉,柔情

现在,我在坟头 石砌的线条又尖又硬 清明的雨水里 一座浸湿的坟墓 你在墓中不再理我

我们从未如此狠心 一阵迟缓,犹豫 回去吧,留坟在山上 回首,只有祭献的白菊花 在墓前闪光

闲来无聊,读诗消遣,看到黄庭坚的《水调歌头·游览》:"瑶草一何碧,春人武陵溪。溪上桃花无数,枝上有黄鹂……"不由得想起

了故乡奉化大堰。 那儿是四明山和天姥山交会处,四明山东麓有个小峡谷叫石大门,峡水下注的流域叫柏坑,溪曰柏溪;天姥山东麓有座镇亭山,水流湍急,山高水长,叫镇亭溪。两溪全长大堰合流,统称大堰溪。大堰含流,统称大堰溪。大堰高新昌的为溪合并,统称南溪。这是一条我们大堰人的生命线,也是我童年的梦幻线。故乡的春天一碧千顷,翠烟缭绕,繁花似锦,鸟鸣谷应,是一点也不比黄词所记的武陵溪逊色。

说实在,武陵溪到底有多少看点,谁也说不清道不明,倒是我的故乡很值得一探究竟。故乡的桃花源全长约三十公里,其中十公里是一个壶状峡谷,文人们称它为冰壶,两头小,中间大,颇像一只漏水的壶。夏天走过廿里横山,寒气袭人,暑热全消。

壶底出水口叫广渡,广则广 矣,但要过渡,绝对无法坐船或坐 轿。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,宽约 六十米的渡口上仍没有桥或竹排之 类的交通设施,水面上只露出一长 溜不规则但大体平稳的石步墩,供 行人过溪。溪水一般不会漫过石步 墩,人行其上,如跳伦巴。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,我曾壮着胆子走过一回,听着水声风声鸟声,看着蓝黄赤白彩锦变幻的倒影,不时有石斑鱼在细石间出没,小螺蛳悠闲地在石步墩上游移,一缕甜醇的滋味从脚心渗入肺腑,不由得心旷神怡,飘然若仙。

损,可惜,我60年代初就读县中,徒步往返过无数次,只见"冰壶"口被黄泥乱石填充成大坝,诗岩始终无缘谋面,想必做水库时被化成大坝基石,与水库底下的仙姑

长相厮守了吧。 过诗岩行八里,便是冰壶口 了,口外有两条溪水交汇。由西南

### 大堰览胜

山人

广渡两端有狮子山和白象山对峙,人称"狮象守门"。由此往西南步行八里许,溪边矗立一巨石,石上镌刻着一首古风长咏,把冰壶两岸的风光尽揽篇内,故曰诗岩。诗人仿佛是从头到尾飞越冰壶的,其中有"大小万竹望不见,上下下岩过潭,等名句。传说诗曾长诗中有"大小万竹望不说,她写完长一样之深潭是有人能一口气读完长一时,就嫁给他。许多书生秀才无人写,他姑出水一看是光水底,就嫁给下,他姑出水一看是光水底,明天上一声"贼秃!"沉言之凿空,便以诗五里到上世纪50年代还完好无

向东北的是大堰溪,由西北向东南的叫南溪。南溪发源于新昌雪窦,与蒋氏故居所在地剡溪同出一源。它们的分界线在距离宁波西南五十公里的剡界岭。雪窦之水行到界岭折成两支,一支与剡溪合流自西向东出北溪到江口汇入县江,另一支由西向南流经万竹南溪入县溪,故旧时称北边的剡溪出口为北溪口,南边的雪溪出口为南溪口。

如果把南溪比作初涉江湖的莽小子,那么,大堰溪便是个纯情清丽的山里姑娘。溪两岸,是姑娘精心缝制的嫁衣。三夏无风而凉,四季花果竞香,五谷随心点缀,菜蔬着意成行。看不尽山清水秀,数不

完林葱竹翠。

大堰溪遇上南溪之后,那较劲功夫真叫汹涌澎湃,两溪磨合阶段,把"冰壶"口外的那些大丘小谷荡涤得斑驳陆离,两水纠缠,一泻五里,在一座高耸的悬崖前突然扭头,折了180度,兜兜转转地进入曲颈大肚的"冰壶"后,才融为一体,载歌载舞二十里,流入县江。两水相撞扭头的崖壁叫"响水岩",那音响之大,用曾巩赞誉雪窦千丈岩瀑布的诗句"四季雷声六月寒"形容最为恰当。

转过南溪口西行,柳暗花明又 一村:一个蕞尔平原展现眼前!平 原百余顷, 西端有一条宽约2米的 堰渠把一部分溪水揽入田间小水 沟, 大堰溪顺着平原北沿的房屋逶 迤而下, 把小平原滋润得花团锦 簇。这条堰渠修筑于宋元年间,山 里人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水利工程, 就叫它大堰。如今,大堰已发展成 为奉化境内小有名气的生态旅游胜 地,外地旅客熙来攘往,风景四季 如画,山水不调自香。特别在春 季,除了满地油菜花、茶花、桃 花、李花,还有漫山遍野的杜鹃 花! 若是黄庭坚在世,我想明白地 告诉他,这里就是白云深处,这儿 的花红确实会濡湿人衣, 但不会玷 污您的清白,人生难得闲适,莫忌 飞短流长。